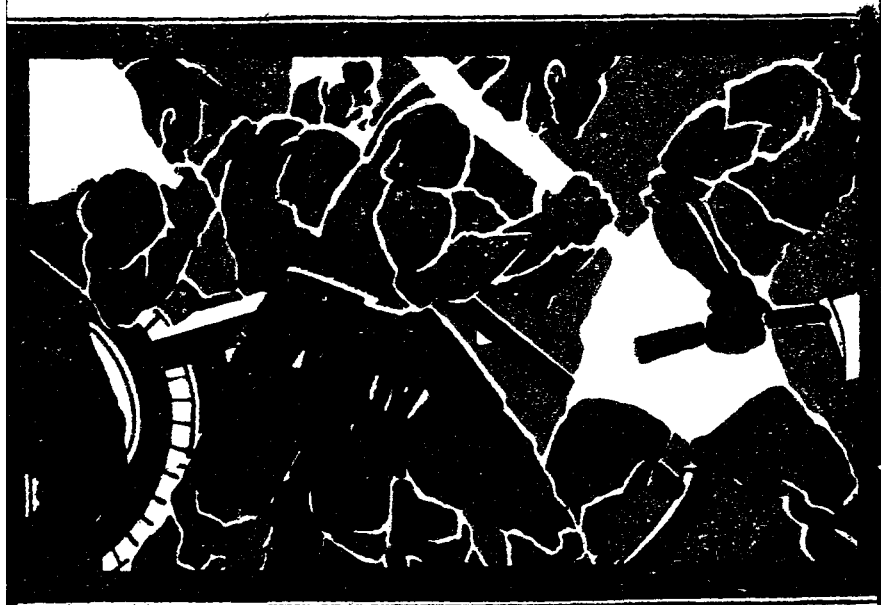


不長私

田家樂

(大鼓書詞)

第
二
四
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田家樂

人生務農最樂，士與工商休談；

雞犬桑麻喜消閒，燈前兒女呼喚。

只知春種秋收，那管富貴貧賤；

壺中有酒便開筵，五穀豐登是盼！

莊稼老閒坐草堂樂顛顛，

拿起火繩來點了一袋烟。

開言就把老婆子叫，

叫一聲：『婆兒你聽言！』

老夫今年六十二；

婆兒，你今年不是五十三？

你耳不聾牙口好；

我眼不花腰未彎。

所生一兒和一女，

家大業大多銀圓！

這真是我們二人修來的福，

纔能夠身強家富兒女雙全。

婆兒呀，你抽袋烟來聽我講，

我把那早頭的事表一番；

我從小就是一個貧苦命，

沒房沒地少吃穿。

八九歲就給人家把猪放，

並未上學念過書篇。

到後來也有親友把我勸，

教我學個手藝買賣多賺錢。

我就說手藝買賣不願作，

我就願作個莊稼人兒學耕田。

天氣太熱常洗澡，

護城河裏洗了半天。

身體困乏就地一躺，

胳膊作枕草當氈。

幾個小友換班睡，

我睡覺他們就把牲口看。

日落西山把家轉，

騎着牛口吹短笛走的歡！

吃完晚飯黃昏後，

不脫褰衣臥月眠。

婆兒呀！你看這事樂不樂，

樂的我笑傲風月不願作大官。

趕到那十三四歲就學著種地，

十六七歲莊稼活兒都學全。

一十八歲就把工頭當，

領人幹活多賺錢。

春暖花開把工上，

吃那上工「犒勞」樂無邊。

殺猪宰羊又打酒，

白麵捲子六大盤。

白肉管穀喝酒隨便，

東家勸酒帶豁拳。

一個個喝的醺醺醉，

好像那醉寫蠻書的李謫仙。

若幹活計先送糞，

別人裝車我抱鞭。

趕車先走荒郊外，

春天景緻真可觀。

遠山像笑還有雪，

河內無冰水尙寒。

對對大雁田間落，

打雁的坐在糞車攀大拴。

霎時間景未觀完精神爽，

真個是萬慮皆空樂的要上天。

天天送糞連觀景，

不幾日我就胖的肉墩一般。

趕到那糞送完了要種地，

打樁子撈糞不消閒。

種地以前把犁試，

這日子東家必定又整菜幾盤。

東家說開犁先把麥子種，

高粱穀子扔在後邊。

粳子稗子必在那西窪子種，

東岡子種瓜口味甜。

南甸子土脈種的棉花好，

小稻米年年種在北河邊，

瓜椿子豆椿子可要少上糞，

種重椿，不愛長，那是自然。

烏米多要用溫水淘淘高粱種，

高粱種傷了熱就出黑丹。

麥種總要密點撒，

薄地深耕不是虛言。

吩咐完了把地下，

插上犁種了個歡。

種了一氣歇一刻，

坐在地頭抽袋烟。

舉目抬頭四下看，

噲呀呀這些景緻不像先。

河邊楊柳青青的色，

百草發芽往外鑽。

聽種地使騾馬的叫「哦！哦！」

使犁牛「噠噠！咧咧！」喊的歡。

從腰道來了一個小夥計年紀不過十二三。

看他的打扮學生樣，

當時我就開了言。

我就說學生念書該有多好，

終日裏不受風雨坐屋間。

大學畢業稱學士，

富貴榮華做高官。

學生聞聽抵嘴笑：

叫一聲「莊稼哥哥你聽言。」

你們看我念書好，

莊稼行道我喜歡。

莊稼人不勞心來只勞力
身體強壯多活幾年。

莊稼人賺錢少來化的少
發財雖慢窮也難。

莊稼人不露臉也不丟醜，
公公正正不怕官。」

小學生把話說完他就走，

也忘問姓甚名誰家住那邊。

婆兒呀！學生說話是不假，

一定是念書的人兒不如咱。

這天日落黃昏把家轉，

樂的我一夜未安眠。

地種完了滾子軋，

踢麥渣又把豆子拈。

鋤地時候樂的就把曲來唱，

唱那些田家歌兒記不全。

是什麼田家樂大有年五穀豐登四海安，

田家樂樂無邊春種秋收冬夏閒。

一行鏟着一行唱，

猛抬頭送飯的老婆又到面前。

罐子裏裝的是糲米水飯，

那一頭盆碗傢伙有若干。

吃向菜不過是小葱大醬和鹽豆，

外帶着香油拌的疙疸鹹。

婆兒呀！我覺得野地吃飯分外樂。

真個是快日開懷天地寬。

鋤地光景這樣樂，

我敢說就當現世總統不如咱。

地趟三遍算完事，

漸漸到了暑熱天。

夏天的拔麥子更是樂事，

一個個用勁拔努力爭先。

吃「貼晌」粉條子，黃瓜菜，二米水飯，

煮的那鷄鴨蛋又油又鹹。

因此故只知作活來不知苦，

真拿着作活計像是去玩。

麥秋後地中沒有事把零活做

倒糞掇繩還要修理房山。

那天下雨我正在屋編草帽，

東家的買賣客人進來坐在炕沿。

我又說買賣人穿着鞋襪太好看，

那能像俺們光着腳片把草帽編。

客人搖頭說不是，

買賣人不如莊稼人請聽我言。

莊稼人時常在家一切家事可照料，

能侍父母又能教兒男。

莊稼人春種秋收不賠本，

過一個好年頭元寶要成山。

婆兒呀！這真是俗說的「千買萬賣不如翻那土拉塊」；

這買賣客人說的話許不是太謙。

到秋來，白露已過得割地，

拿起鐮刀賽過大年。

開刀先割粳與稗，

割小豆高粱要把杆來攢。

割地更要打頭的勁，

我一天高粱，就割三百三。

一邊割地一邊扯，

扯的是張家淡來李家鹹。

這個說：「年輕做活別怕苦，不受苦來那能甜。」

那個說：「幹活不可太惜力，活計作好多值錢。」

有個說：「人的良心得放正，壞小子想得好那是登

天。」

又有的說：「人的脾氣得學好，不可學鷄毛蒜皮猴臉酸。」

不知不覺到了晌午錯，

送貼晌的挑着擔子放地邊。

那頭是，倭瓜餡的秫麵餃；

這頭是，熱騰騰的小米麵饅首。

一個個抓起餃子張嘴咬，

抄起饅首大口填。

橫吞豎嚥海吃一陣，

這真是「壽桃上貼掛錢」，連過生日帶過年。

吃完了貼晌割的更猛，

割到日落纔撮高粱椽。

婆兒呀！不但割地這樣樂；

到打場也有樂趣在裏邊。

打場時，每日必定整點菜，

蒸捲子，趕麪條，帶喝白乾。

場若打完把集趕，

東家跟車我抱鞭。

卸完糧食下飯館，

東家他不吃牛肉嫌回回館羶。

無奈去到白肉館，

要的是溜裏脊，燴肚絲，血腸，白肉，記不全。

那年頭東西賤，咱倆纔吃兩吊二，

連小菜給了兩吊三。

出了飯館進茶館，

聽一會大鼓書解解心煩。

聽一刻書來就回店，

日西斜套車出城往家顛。

老婆兒你看這事該多樂！

回回趕集是這般。

到冬天沒有什麼硬活幹，

不過是倒糞鋤草編大圈。

那日南堡有喜事，

東家派我去送禮錢。

同席遇個手藝客，

他又把莊稼人的好處表一番。

他說：「萬般全不如莊稼人好，

莊稼人發財萬萬年。

莊稼人吃不擇來穿不選，

真能戒酒除花不賭錢。

或講年造或做月，

不能穀打魚三日晒網兩天。

有事忙活，無事揀糞，

勤儉的莊稼人，一年不到頭不能閒。」

婆兒呀！你說手藝買賣全不錯，

是莊稼士與工商全捧咱。

也不是作莊稼就說莊稼好，

這田家實有樂趣不可言傳。

自從這年把工頭當上，

在東家一連做活整九年。

二十六歲纔娶你，

從此後自立門戶不像先

也是老夫能勤儉，

纔能積下這幾個錢。」

老婆兒聽說到此處，

磕了煙袋呌一聲『孩子他爹你聽言！

我自從一十七歲把門過，

就與你起早踢黑同打江山。

你說你願把莊稼作，

那知我得個莊稼丈夫也喜歡。

記得過門那年我把首飾賣，

我不帶那些金鉗子手鐲猴爬竿。

賣出錢來交你手，

又交你櫃箱的折錢一百三。

拿這錢租點地來把猪羊買，

又買頭黃色乳牛犄角溜彎。

車輛不全和人搭夥，

僱一個短工，不是紅線鎖眼邊。

到冬天，夜長無活就織布，

稀啦花啦三更天。

那一夜，一邊織布一邊想，

想起來，古時候，有個孟子是大賢。

孟子從小家窮透，

全靠着，母親織布念書篇。

後來孟子稱「亞聖」，

留下美名萬古傳。

越思越想織的越快；

難道說，我就不能把美名傳！？

梭子扔歡忘添線穗，

空梭子織到三更三。

丈夫啊？這件事太可樂，

記得不我說這事你笑了半天！？

每年有了餘空又把活計攬，

納襪底扎鞋幫，帶做衣衫，

時常又生豆芽子賣，

編筐織簍帶穿蓋簾。

每日裏，作完菜飯又編草帽，

喂雞打狗把猪圈。

白日裏若累乏了，

到晚上替你喂牲口把草添。

這樣忙，我也是歡天喜地，

總沒有，摔碗敲盆出怨言。

你是男子常在外邊走，

做幾件好衣裳給你穿。

我在家中穿破爛，

那衣裳不是補來就是聯，

大布衫把前襟子換，

小布衫子脫了肩。

破布條子作腿帶，

拿着秫楷杆作蟠頭簪。

褥子補的有手掌厚，

一床被面蓋了有二十多年。

扔一個米粒也難受，

我說丈夫啊，是怎麼打一件傢伙，我就愁了好幾天。

一年中，除逢年過節，我未嘗把葷動，所吃的，也就是園中青菜和鹹鹽。

開粉房剩的粉頭都留著賣，

作豆腐不吃豆腐邊。

下雞蛋一半醃來一半賣；

那時候，我都不抽高麗煙。

你吃飯，多多少少作點菜；

常行的，就是些雞蛋粉頭豆腐乾。

來了客，菜飯全是我一手去做；

不用外叫，化錢不多還好看。

你若趕車上邊外，

我在家裏裏外外操持的歡！

每日清晨早早起，

堂屋地當院子，掃的淨光乾。

院子中，一切東西常照料，

誰取東，誰換西，計算很周全

白日裏坐炕上，針線活作；

到晚間就着月亮去紡棉。

下晚等，雞鴨上架豬進圈，

我親把，倉房上鎖大門關。

睡覺時，預備傢伙防賊盜，

有的是，棒槌剝刀和韭菜鏟，

我常說女子也得胆大好尙武，

要學那，鐵血女孩花木蘭。

俺女子，難道說，就得像是綿羊一般！？」

老婆正要再說話，

忽聽得，腳步之聲響的歡。

老倆口子抬頭看，

原來是，一兒一女走到身邊。

莊稼老，開言便把『我兒』叫：

『你在那玩啦，怎麼出去多半天？』

剛才我，與你母親閒說話，

真可笑，俺倆把幾十年前的事情說了一番。

我兒，你今年也不小，

現今的事理人情還不知全。

而今我國是民國，

一切事情不像先。

民主國，就是個『以民爲主』；

國家的好和歹，與民相連。

這國家不像先是皇上私產；

從今後，不愛國怎算兒男！

別看老夫不識字，

這些事情也知二三。

人生今日準得把書念，

別像我，大字不識，瞎子一般。

暑假前，你因有病，念書一點點；

下學期，好好念書不許玩。』

說完此話又把女兒叫一番：『我打算，下半年把你送入女學校，

念點書，多才多藝知識全。

現在要，男女平權女得自重，

總得有自尊獨立的性質，別依賴男。

婚姻事，現已自由不像先，

將來你，結婚事情我不獨專。

婚姻事，本是人生第一大事，

一輩子好和歹，全在此間。

世間的混父母硬給匹配，

往往的拿女兒去賣銀元。

也不管他女婿痴，呆，瘋，傻，

也不管他婆家少吃無穿。

因此上，過了門屢生閒事，

你看誰到婆家不是氣的瘋癲！

你大了再行擇婿，

這時候，你不知誰愚誰賢。

女子也可爲豪傑；

女子也能成聖賢。

沒聽說，古來緹縈上書救過父，
救父出苦稱孝賢。

沒聽說梁夫人桴鼓助過戰

勇冠三軍，威振百蠻。」

正是父女們來講話，

忽聽狗咬人聲喧。

家人報道說『來客』，

老倆口，出門迎客走的歡。

說到此處算是編完了田家樂，

祝中華，家給人足歲歲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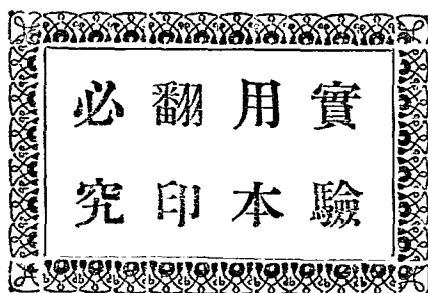
樂 家 田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中華民國廿一年六月

初版
再版

田家樂(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編著者

吳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校訂者

平民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陳筑

山
趙水澄

林大

椿
湯鶴

李劭

青
堵述初

劉春

雷
瞿永森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印刷者

攝華印書局

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